

區一遠 豫魯冀晉

六文書叢小作創藝文

身翻英祥孟

著 理 樹 趙



行發店書華新北華



晉冀魯豫邊區

文藝工作小叢書之六

孟祥英翻身

趙樹理著

華北新書局發行



孟祥英翻身

晉冀魯豫邊區
文藝創作小叢書之六

著者：趙樹理

編輯者：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

出版者：華北新華書店

發行者：華北新華書店

一九四五年三月初版

一九四六年六月再版

一九四七年五月三版

小序

因為要寫生產渡荒英雄孟祥英傳，就得去找知道孟祥英的人。後來人也找到了，可是得到的材料，不是孟祥英怎樣生產渡荒，而是孟祥英怎樣從舊勢力壓迫下解放出來。我想一個人從不英雄怎樣變成英雄，也是大家願意知道的，因此就寫成這本小書，書名就叫『孟祥英翻身』。

至於她生產渡荒的英雄事蹟，報上登載得很多，我就不詳談了。

目

次

一	老規矩加上新條件·····	(一)
二	哭不得·····	(三)
三	死不了·····	(七)
四	怎樣當了村幹部·····	(十)
五	管不住了·····	(十四)
六	賣也賣不了·····	(十八)
七	英雄出了頭·····	(二十)
八	分家·····	(二三)
九	孟祥英的影響出了村·····	(二五)
十	有人問·····	(二八)

孟祥英翻身

一、老規矩加上新條件

涉縣的東南角上，清漳河邊，有個西皎口村，姓牛的多。離西皎口三里，有個丁岩村，姓孟的多。牛孟兩家都是大族，婚姻關係世代不斷。像從前女人不許提名子的時候，你想在這兩村問詢一個牛孟兩姓的女人，很不容易問得準，因為這裏的「牛門孟氏」或「孟門牛氏」太多了。孟祥英的娘家在丁岩，婆家在西皎口，也是個牛門孟氏。

不過你却不要以爲他們既是世代婚姻，對對夫妻一定都是很美滿的，其實糟糕的也非常多。這地方是個山對地方，從前人們說『山高皇帝遠』，現在也可以說是『山高政府遠』吧。離區公所還有四五十里。爲這個原因，這裏的風俗還和前清光緒年間差不多：媳們的老規矩是當媳婦時挨打受罵，一當了婆婆就得會打罵媳婦，不然的話，就不像個婆婆派頭；男人對付女人的老規矩是『娶到的媳婦買到的馬，由人騎來由人打』，誰沒有打過老婆就證明誰怕老婆。

孟祥英的婆婆，除了遵照那套老規矩外，還有個特別出色的地方，就是個好嘴。年輕時候外邊朋友們多一點，老漢雖然不贊成，可是也惹不起她——說也說不過她，罵更罵不過她。老漢還惹不起，媳婦如何惹得起她呢？

有村裏的老規矩，再加上婆婆的好嘴，本來就够孟祥英倒霉了。

，可是孟祥英本身還有些倒運的條件：第一是娘家沒有人做主。孟祥英九歲時候就死了爹娘，那時只有十三歲一個姐姐和懷抱裏一個小弟弟。後來姐姐也嫁到西岐口。因為姐姐的婆家跟自己的婆家不對勁，自己出嫁時候，姐姐也沒得來，結果還是自己打發自己上的轎。像這樣的娘家，自己挨了打誰能給爭口氣呢？第二是娘家窮，買不起嫁妝。第三是離娘早，針線活學得不大好。第四是脚大。這地方見了脚大女人，跟大地方人看見小脚女人一樣奇怪。第五是從小當過家，遇了事好說理，不願意馬馬糊糊吃婆婆的虧。這些在婆婆看來，都是些該打罵的條件。

二、哭不得

滿肚冤枉的人，沒有伸冤的機會，常免不了要哭，可是孟祥英

連哭的機會也不多，要是娘家有個爹娘。到娘家可以哭一哭，可是孟祥英娘家只有十來歲一個小弟弟，不說不便向他哭，他哭了還得照顧他。要是兩口子感情好，受了婆婆的氣，晚上可以向丈夫哭一哭，可是孟祥英挨打的時候，常常是婆婆下命令丈夫執行，向他哭還不是找他再打一頓嗎？

不過孟祥英也不是絕沒有個哭處：姐姐跟自己是一樣挨她婆婆的打罵，姐可以哭；鄰家有個小媳婦名叫常貞，跟自己一樣挨她婆婆的打罵，見了常貞可以互相對哭；此外，家裏造紙，晒紙時候獨自一個人站在紙牆下，可以一邊貼紙一邊哭。在紙牆下哭得最多，常把個布衫襟擦得濕濕地。

有一次，另外遇了個哭的機會，就哭出事來了。一天，她一個人架着鹽到碾上碾米，簸着米就哭起來了，被她丈夫一個本家叔父碰見了。這個本家叔父問明了原因，隨便批評了她婆婆幾句，不料

俗說她婆婆碰上。這位本家叔父見自己說的話已被她婆婆聽見，索性借着叔嫂關係當面批評起來。婆婆怕暴露自己年輕時候的毛病，當面不敢反駁，只好用別的話岔開。

婆婆老早就怕孟祥英跟外人談話，特別是跟年輕媳婦們談。據她的經驗，年輕媳婦們到一處，無非是互相談論自己婆婆的短處，因此一見孟祥英跟鄰家的媳婦們談過話，總要尋個不是打罵一番。這次見他雖是跟一個男人談，却親自聽見又偏是批評自己，因此她想：『這東西一定是每天在外邊敗壞我的聲名！非教訓她一頓不可！』按舊習慣，婆婆找媳婦的事，好像碾磨道上尋驢蹄印，步步不缺。恰巧這天孟祥英一不小心，被碾滾子碾壞了個帚帚把，婆婆借着這事罵起孟祥英的爹娘來，因為罵得太不像話了，孟祥英忍不住便答了話：

『娘！不用罵了，我給你用布補一補！』

婆婆說：『補你娘的×！』

『我跟我姐姐借個新的賠你！』

『賠你娘的×！』

補也不行，賠也不行，一直要罵『娘』，孟祥英氣極了，便大膽向她說：『我娘死了多年了，現在你就是我的娘！你罵你自己吧！娘！』

『你娘的×！』

『娘！』

『你娘的×！』

『娘！娘！娘！』

婆婆不罵了，她以為媳婦頂了她，沒得罵個痛快。她思：『這東西比我的嘴還硬！須得另想辦法來治她！』後來果然又換了一套辦法。

三、死不了

一天，孟祥英給丈夫補衣服，向婆婆要布，婆婆叫她向公公要，就按『老規矩』，補衣服的布也不應向公公要。孟祥英和她講道理，說得她無言答對，她便罵起來。孟祥英理山充足，當然要和她爭辯。她看這陣勢不能取勝，就跑到地裏叫她的孩子去：

『梅妮（孟祥英丈夫名的子）！你快回來呀！我管不了你那個小奶奶！你那小奶奶要把我活吃了呀！』

娘既然管不了小奶奶，梅妮就得回來擺一擺小爺爺的威風。他一回來，按『老規矩』自然用不着問什麼理由，拉了一根棍子便向孟祥英打來。不過梅妮的威風却也有限——十六七歲個小孩子，比孟祥英還小一歲——孟祥英便把棍子奪出來。這一下可奪出禍來了。

按『老規矩』，丈夫打老婆，老婆只能挨幾下躲開，再經別人一拉，作爲了事。孟祥英不但不挨，不躲，又繳了他的械，他認爲這是天大一件丟人事。他氣極了，拿了一把鐮刀，劈頭一下，把孟祥英的眉上打了個血窟窿，經人拉開以後還是血流不止。

打架的人似乎也說梅妮不對，差不多都說：「要打打別處，爲什麼要打頭哩？」這不過只是說打的地方不對罷了，至於究竟爲什麼打，却沒人問，按『老規矩』，丈夫打老婆是用不着問理由的。

這一架打過之後，別人都成了沒事人，各自漫散了，只有孟祥英一個人不能那麼清閑。她想：滿理的事，頭上頂個血窟窿，也沒人給說句公道話，以後人家不是想打就可以打嗎？這樣下去，日子長着哩，什麼時候才能了結？想來想去，沒有個頭尾，最後想到尋死這條路上，就吞了鴉片烟。

弄來的鴉片煙太少了，喝了以後死不了，反而大吐起來。家裏人發現了，灌了些洗木梳的髒水，才救過來。

婆婆說：『你愛喝鴉片多得狠！我還有一罐哩！只要你能喝！』孟祥英覺着那倒也痛快，可是婆婆以後也沒有拿出來。

又一次，孟祥英在地裏做活，回來天黑了，婆婆不讓她吃飯，丈夫不讓回家。院門關了，婆婆的屋門關了，丈夫把自己的屋門也關了，孟祥英獨自站在院裏。鄰家媳婦常貞來看她，姐姐也來看她，在門外說了幾句悄悄話，她也不敢開門。常貞和姐姐在門外低聲哭，她在門裏低聲哭。後來她坐在屋簷下，哭着哭着就瞌睡了，一覺醒來，婆婆在屋裏睡得呼呼響，丈夫在屋裏睡得呼呼響，院裏靜地，一天星斗明明地，衣服潮得濕濕地。

第二天早上沒有吃飯，午上還沒有吃飯，孟祥英又覺着活不下去了，趁着丈夫在婆婆屋裏睡午覺，她便回房裏上了吊。

鄰家媳婦常貞又去看她，聽見她公婆丈夫睡得穩穩地，以為這會總可以好好談談，誰知一進門見她直挺挺吊在梁上，嚇得常貞大喊一聲跳出來。一陣喊叫，許多人都來搶救。祥英的姐姐也來了，把屍首抱在懷裏放聲大哭。

救了好久，祥英又睜開了眼，見姐姐抱着自己，已經哭成個淚人了。

兩次尋死，都沒得死了，仍得受下去。

四、怎樣當了村幹部

一九四二年，第五專署有個工作員去西蛟口協助工作，要選個婦救會主任，村裏人提出孟祥英能當，都說：『人家能說話！說話把得住理。』可是誰也不敢去向她婆婆商量。工作員說：『我親自

去！』他一去就碰了個軟釘子。孟祥英的婆婆說：『她行不！她是個半吊子，幹不了！』左說左不應，右說右不應，一個『幹不了』頂到底。這位老太婆爲什麼這樣抵死不讓媳婦幹呢？這與村裏的牛差差有些關係。（牛差差不是真名，是個已經回鄉的特務，因爲他轉變得還差，才叫他『差差』。）

當磨擦專家朱懷冰部隊駐在這一帶時候，牛差差在村裏也是個了不起的人；後來朱懷冰垮了台，保長投了敵，他又到敵人那邊跟保長接過兩次頭；四十軍駐林縣時，他也去跟人家拉過關係；真是個騎門兩不絕的人物。他和孟祥英婆家關係很深。當年孟祥英的公公牛明師，因爲造紙賠了錢，把地押出去了，沒有地種，種了他五畝半地。他的老婆，當年年輕時候，結交下的貴客也不比孟祥英的婆婆交得少，因爲互相介紹朋友，兩個女人也老早就成了朋友。牛差差既是桌面上的人物，又是牛明師的地主，兩個人的老婆又是多年

的老朋友，因此兩家往來極密切，雖然每年打下糧食是三分歸牛明，七分歸牛差差，可是在牛明師老兩口看來，能跟人家桌面上的人物交好，總還算件很體面的事。

自從朱懷冰垮了台，這地方的政權，名義上雖然屬於咱們晉冀魯豫邊區，實際上因為『山高政府遠』，老百姓的心，大部份還是跟着牛差差那夥人們的舌頭轉。牛差差隔幾天說日本兵快來了，隔幾天說四十軍快來了，不論說誰來，總是要說八路軍不行了。這話在孟祥英的公公牛明師聽來，早就有點半信半疑；因為牛明師家裏造紙，抗戰以來紙賣不出去，八路軍來了才又提倡恢復紙業，並且由公家來收買，大家才又造起來。牛明師自己造紙賺了許多錢，不上二年把押出去的地又都贖回來了，他見這二年來收買紙的都是八路軍的人，以為八路軍還不是真『不行』，可是一聽到牛差差的謠言，他的念頭就又轉了，他想人家這『桌面上人』，說話一定是有根據的。